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二十五

左良玉列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常挾弓矢射生一日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中丞侯恂中丞常後使之命以行酒冬至

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中丞請罪中丞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中丞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中丞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李何帥諸將

中丞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中丞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為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為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中丞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

一曰三危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蹤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轅門揮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冦入豫良玉當往勦見中丞中丞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

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中丞咲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為請中丞曰即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為崑山將軍良玉長身赬面驍勇善為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即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為督府常受賊金而脫其圖良玉凡輊之後揚嗣昌

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〻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為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承威名重一時强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呼之呼為左爺〻壬午八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侯

中丞拜伏如家人禮不敢居於客位朝廷知之乃以侯恂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遵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督師督師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督師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督師于河北督師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遽率就我開善遣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恐又饑

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求幾有媒孽之者督師遂得罪以呂大器代之良玉嘔曰朝廷若早用侯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侯公而以呂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徙求江楚為自豐計盡取諸鹽舡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强又常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大恐請於侯督師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

更欲為調和計封良玉為寧南侯而以其子夢
庚為總兵官良玉卒不為用燕京陷江南立弘
光馬士英阮大鋮亂政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上
疏參之士英差緹騎至楚執澍良玉殺之提兵
向闕清除君側之惡傳檄討馬士英曰蓋聞大
義之垂昞於星日無禮之逐嚴若鷹鸇天地有
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者根本赤身
種遺盬面昔冒九死之辜業已薙髮為僧重荷

三肩之思終思反面作賊會當國家多難後言定策首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為私家賄賂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恃兵刃以脅人致天子閑目搖手矯偽旨以讋俗俾平民重足寒心幻蜃蔽天奸蟆障日貴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軍中漁色罔諱居觀託言六宮粉黛八百嬌娃盡是朝歌濮上江南無夜安之桃斗北有朝簪之星群小充斥於朝端賢

良伏竄於巖杏同已者性倖豺虎行列豬貑如
阮大鋮張孫振袁弘勳數十巨慝皆引之爲羽
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已者德並蘇黄才
媲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數十元老緊
誣之爲朋黨以怏如蛇如虺之毒心而乃鱷水
興波氷山發燄放崔魏之瘈狗遂介負隅收闖
獻之沐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洪幾
之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宫宇文化及之所爲人

ゝ而知之矣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鬼神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朝廷惟命之向嗚呼江漢長流瀟湘鬱竹數此之罪寧有既與近日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士亦念皞厥存孤數國向化之民豈無少康一旅本藩 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為邊維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八州皆石頭之難大義於今

炳然迄今韓蘄王除苗傅之奸臣職如斯方盡是用厲兵秣馬陷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年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廷奸黨盡去則河北諸賊自平今藩一腔熱血鬱為輪菌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崑岡失火玉石俱焚楚國亡猿山林延禍疾雷不及掩耳劃電詎可逃形殺即獻俘禽雖肆赦嗚呼朝無正士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素抱鄭虎臣之激烈我

祖宗朝三百年養士之報豈其次裂于僉壬大明國十五省赴義之心正宜暴白于斧鉞燃董卓之腹胥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神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撒報至南都士英胆落移黄得功屯重兵於姑孰待之時良玉抱病已久此來為黄澍所主非其本心舟行誑以就醫至江州總督袁繼咸逆謂之曰太子非真未可造次良玉急傳令箭諭各營軍士毋動江州一單一

木三鼓後軍士竟破江州劫掠甚慘次日良玉升帳將治亂兵之罪怒駡裂眥嘔血數升是夜即卒夢庚提兵東下遇英王師至遂以其軍降
清
石匱書曰左寧南真摯開爽人也而為黃澍所弄黃澍挾左帥而參士英挾左帥而殺緹騎挾左帥而傳檄南都挾左帥而稱兵向闕倘使寧南不一至蕪關則黃澍何以寔其言曰討賊比

皆謝之所以顛之倒之而使寧南受此惡名也余友泰與柳生為寧南客說寧南事慷慨淋漓繼以淨泣余聞信如余言則寧南之不及也明甚則雲夢之遊可以不縛而吾且追恨韓淮陰之客無吾柳生也

石匱書卷第二十六

錢謙益列傳　王鐸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二十七

洪承疇馮銓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二十八

劉華揚劉續沈李鄺黎列傳

劉斯琜號大容江西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由吏科都給事陞大理寺右寺丞崇禎中推右僉都御史命未下國變賊誅金創甚清師入閩歸田居及金聲桓反正清呂固山譚太率京兵壓復斯琜隱紫溪絕跡城市己丑春正旦斯琜以主歲預挂一单堂柱黎明各冠帶儼来意私臘

其祖仇者高承寵偵得之以脅斯琜責貨不滿僞告袁于清〻以袁騎猝執其家廟擒之則袁冠大袍髮完加網如明制時督撫朱延慶欲姑生之諱太不可必以爲違清斧其子明經北京武學教授元鑑于二月十三日父子對戮於市幼子元鑑避他處不及離又上元吳溪章亦室裔常一見金聲桓江石中興撽持歸吟哦不去口以硃筆顏色之後加評贊有數奴窃此紙閱

當事當事疑其與聲桓合刑之通市頭既落身移時不倒行刑之人亦驚遁去

華允誠號鳳超常州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癸亥選工部都水司主事會魏璫用事諸名賢皆放逐允誠假歸崇禎己巳起補營繕司主事尋陞員外郎其冬東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扶闕下有死者而允誠守德勝門獨究調兵部職方員外乞休不允允誠

見當時銓閣比周舉錯狥私上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可憂一條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採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罪潔已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又再

疏直糾次輔温體仁冢臣閔洪學罪狀言尤切直體仁洪學疏揣幸上明察頗得其情允誠僅得罰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於獄寘王化貞於法逐唐世濟而罷閔洪學皆用允誠之言里居十餘年而有京師之變南渡後起補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允誠見時事日非曰內無李趙外無韓岳欲為建炎紹興亦何可得遂謝歸南京陷允誠惟飾巾待盡杜門者

三年戊子以不剃髮爲人所告執去見殺從孫尚濂字靜覲年十九平日舉動皆效允誠同日遇害允誠登第出賀文忠之門而師事高忠憲嘗師弟子靜坐終日如、泥塑人忠憲臨難特書一帖授允誠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是時允誠遂豁然於生死之際矣臨刑神色不變義僕朱孝薛茂從死

楊廷樞蘇州吳縣人舉崇禎庚午南京解元以

文名世學者稱為維斗先生乙酉金陵失守廷樞攜其妻賁氏并其女匿洞庭山中三年下至城市一日為縣官所跡報聞土國寶差兵擒獲諸校縛置舟中索筆墨不得咬斷一指以白衫寫遺囑曰蘇州有明朝遺士楊廷樞者幼讀聖之書長懷忠孝之志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願為宋室文〻山為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

嗟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故
遂蒙難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日則孟夏
之中方隱山阿忽罹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
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有妻賈氏歸余
一十餘載有女觀慧年已二十餘齡罵賊全貞
不愧丈夫氣聚含生就死絕勝男子鬚眉一家
視死如歸舉室成仁何恨但慷忠莫展報國無
能未竟生平欲完之事尚辜累朝所受之恩愧

烱〻而升天願為厲鬼氣英〻以墮地將待來生舟中誓此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付兒衣訣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寫畢付諸校曰小兒來贖必有以相酬幸藏之毋失諸校擁見國寶國寶下堦相勞曰揚先生負天下重名奈何不自愛尚靳此數莖髮以自取僇辱耶廷樞曰廷樞世受國恩不能即死以報　先帝赧顏寔甚今既見收有死無二惟願亟殺以遂生平國寶曰楊先

生天下名士養其身以有用何得輕死即不屑用世少茇數莖優游林下何如廷樞曰此與鼠尾何異廷樞惟有一死不敢奉命國寶曰今亦有薙髮為僧者先生何不出此廷樞曰全髮偷生已非本願況薙髮逃死愈趋愈下矣廷樞無顏再活人世頸即賜死國寶乃曰楊先生忠義如此不得不為先生成此大節廷樞點首謝曰敬受賜遂慷慨就戮臨刑但呼 太祖高皇帝

不屈膝頭將落猶呼大明二字而死後交游釀五十金贖出血衣流傳瀨內其鄉人葉裘云維斗妻女尚在無死節事

劉曙號稚圭南直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生時徐夢溪壽亭侯持送留兩中幼敏慧年十三知名庚午試南闈已擬第一知貢舉者爭不可竟落壬午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蓋自曙為名士者三十年困棘闈者九而始一遇甲申曙家居聞變

與徐太史汧顧同年咸正草檄討其鄉之從賊某者義聲著三吳乙酉就選南都得南昌知縣不果行六月自淛歸吳外艱護髮遯山絕跡城市當事心啣之而往從賊蒙討者益恨下欲與曙俱生倡言諸當事曙等必欲為忠臣可畏丁亥六月撫軍使人即曙閒虛寔曙呼偵者入露髮示之曰吾頭可付一莖髮不與也負髮者在若可令其自來偵者如曙言告撫軍十三日乘

吳鴻欽浩事猝拘曙聶口并繫二子蕃蓀于郡
城曙訣母曰兒今日以忠報吾君以得為忠臣
報吾母傾蕃蓀吾以身許矣占絕命一詞灑泣
去比見撫軍南向立左右聲曰屈滕曙怒叱之
屈誰滕我世受國恩起義復仇其分惜父死未
葬生母在堂今死不足塞責語不擇音卒箠楚
下頭創血濡地曙不為屈縛撤金陵人見有衣
冠長丈餘者隨其後異之謂生時夢中之人翼

之也清臬坐鞫曙為明兩搒曙以義督之引謁內院為極陳 先皇帝思眷種〻語未卒輒引獄候報時二子亦被繫曙慮同死書以決之有云我為忠臣汝為孝子當作吉祥善事覩此以為苦獄中做文信國亦自為年譜而從父劉晉允百艱難為奔走幾不免久之浸與子書曰吾得死所矣 先帝身從社稷吾死不愧為 先帝臣先座師汪先生文烈從容殉節同門孟章

明從之頓咸建繼之吾死不愧為汪天子門人孟頓兩君子同年友吾先世仲理公政以觧首出方正學之門後靖難兵起不食七日嘔血死吾死不愧為先靖節裔吾祖母胡與從祖母兄弟也偕吾寡遂恩得旌雙節吾死不愧為兩節母孫吾得死所矣死若不識觀吾左膊創痕初汝祖疾篤吾刲寸肉以療此不化耳告刑者善語諸公吾劍其今日死欲喜連呼二祖列宗而

盡二子得免死為丁亥九月之十有九日
續孔教處州衛世襲指揮甲申國變即捐貲集
義旅守衛本州丙戌北兵入括蒼力不敵乃散
家資與麾下士入山避之有言孔教姓名於當
道者孔教命僕自言於太守曰續孔教固不難
頭難則寧死太守遣人捕之索其資孔教手數
金予之曰家貲向已散盡今所存者貲身物也
除予就死前支給外悉以予若入見太守不少

屆太守亦心敬之勸令去髮孔教不可乃解至省冠服雍容談笑自若人問之曰何惜髮乃爾曰余欲往見　先皇帝故尒比至省撫按亦勸之曰去髮即可得生孔教堅不肯曰江山已失何惜一頭遂笑而受戮

沈履祥字其旋淛江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授侯官知縣憂去補甌寧乙酉魯王監國以御史奉差台州運米因居台明年六月紹興失守監

國復至台入海履祥不及奄駕清兵至台台人皆奉令薙髮履祥獨否遂與總戎李唐禧同被執欲降之履祥不屈口占一律有山河破碎遺全恨家室飄零任去塵之句收獄尋赴刑衷明冠帶西向拜者再南向拜者再然後出談笑不改色唐禧松江金山衛指揮欽命總理巡勦浙直總兵亦以薙髮死之

鄺露字湛若廣東南海人少有才名為諸生縱

放下竊喜詠諧工書嘗以五家書法應督學歲試之劣棄去游吳越燕趙睥睨一時爲詩綿麗清和婉而多風鶴然儔伍之中綏態清言有晉代風流故一時少年爭慕效之永曆初以薦授中書舍人不屑也清初下廣薙髮還鄉里庚寅冬清復入廣露幅巾鎬衣抱其所愛綠綺古琴步過兵中途褫其衣巾盡乃赤身仍抱琴立甚雨中不去兵以物覗之露曰此何物乃以相戲

兵以為瘋釋之薙髮令下曰豈有此理走入宫衛懸樹死時年四十有七也

蔡孺法淅德清諸生也乙酉至九月諸義敗無不奉薙髮有不奉令鄉之人犀妬發之故非深山密林無漏者又彊無賴每指為奇貨索金錢孺法獨抗不如制群以其素剛幹畏之舉兵二百餘舟走應陳萬良德清城下戰不利徐懋功死之萬良脫孺法亦亡去清當事迹縛其父與

弟索孺法孺法出髮猶在頂手曰獨孺法受江東命事不遂當死父弟常若辭我因活父弟而孺法死

石匱書曰余嘗讀文山集有薙髮詩云面看鬖少原非我只要心存尚是人則文山亦曾薙髮諸君子之死護髮頭至以身殉非謂此髮不薙為勝過文山第恐文山之髮一落文山之心與髮俱落故不若留髮殺身反得保全此魯男

子之所以善學柳下惠也嗚呼難哉

石匱書卷第二十九

左懋第列傳

左懋第號蘿石登州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韓城知縣其時流寇躪山西突河津與韓城隔一水懋第嚴為之備賊渡河入秦三年之中薄韓城者三入其境者五前後皆以見兵設法擊走之於是關中言保障者推韓城第一丙子考選戶科給事中上疏論事有直聲尋以吏科給

事中奉勅察核南京蕪湖池州安慶九江兵餉未復命而烈皇帝升遐弘光立陞太常寺少卿尋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徽寧池太廣德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粮儲懋第以母喪乞守制而朝議遣大臣使北營先帝山陵并議割地歲幣懋第自請北行因得瘞母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賫國書金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傅左

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
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等從行九月至德州
清撫方大猷傳攝政王令明朝來使止許百人
赴京朝見十月至張家灣越懋第入京館鴻臚
寺洪範趣見攝政王懋第曰勅命先謁陵後通
好未拜先帝梓宮不敢見往返再三不得請乃
陳太牢於寺堂祭之率將士哭三日陳洪範私
自請降并進錢謙益王鐸降表洪範欲以國書

舁禮部懋第言必以龍亭出迎不然勅書不可與攝政王命於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去改禁太醫院十二月獨放陳洪範歸南懋第羈縻半載乙酉五月南都復陷懋第大慟攝政王遣其弟懋泰頻來勸降必叱退之六月十五江南平下薙髮令中軍艾大選私自髡首懋第立杖殺之遂捕下刑部獄懋第即絶食七日不食攝政王復召見

懋第蔴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坐地下攝
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士寇不投國書擅殺
中軍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詞惟請一死命
薙髪以刀脇之堅不肯攝政王恚怒遂於閏六
月十九日殺之作絶命詩有峽坼巢〻歸路迴
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
總不磨之句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撃王一晟都
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等五人請從死懋

第曰止殺我耳尒輩何與可速去五人曰願隨
郜主即死無恨同日斬於西市臨刑猶遣飛騎
傳諭僧子但於懋第口中得一降字即免死懋
第不出一敍遂被戮行刑時風沙四起捲市棚
于雲際屋瓦飛墮如雨一時罷市有諸生曹姓
者人皆目為狂士不與語聞懋第死撫屍哭之
歸鬻其妻簪珥得百金營殮徒步扶櫬送至萊
陽櫬到即去不告姓名

石匱書曰古來出使匈奴謂不替臣節者無過
蘇子卿而當其處於大窖齧雪牧羝備受僇辱
至為於軒王網紡繳檠弓弩受其馬畜服匿穹
廬可謂眡損極矣而左侍郎崛強負固侃侃不
撓寧受斧鑕不受頤指其生死大節直與顏常
山文信公頡頏千古嗟乎子卿又出其下矣

石匱書卷第三十

鄭之龍列傳闕

石匱書卷第三十一

吳三桂列傳闕

石匱書卷第三十二

乙酉殉難列傳總論

烈矣哉門戶之禍人國家也我明之門戶日久日甚萬曆之旹有門戶科道天啓之旹有門戶宦官崇禎之旹有門戶宰相弘光之旹有門戶天子夫天子未嘗有以門戶稱者稱之自弘光始蓋弘光為福王世子挺擊妖書二案東林諸君子之攻擊福王者不遺餘力為壓於光宗詎

未有以報復後福王死於流賊世子播遷寄跡淮甸北變之後阮大鋮與馬士英謀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遂以之定策天子益謂福王與東林世仇立福王而大鋮與士英播煽其間則東林自無噍類矣故福王立後遂定順黨與昔之定逆黨者巧相磯擊周鍾光時亨死於西市項煜時敏死於逃亡周銓周鑣死於詔獄使國祚稍長其大獄且未有抵止阮大鋮之巧思辣手

其可輕犯也哉嗣後黃澍主謀左良玉提兵順流而下清除君側之惡馬士英悉以重兵良將阻截上江北兵乘虛而渡君去臣逃南都遂陷弘光半年天下祗為阮大鋮報復金壇周氏而國亦隨盡食砒藥虎但欲殺死而不知已之食砒先自潰裂吾未見其計之得也馬士英之在南都賄賂公行日以骨董古畫為半閒堂軍國大事彌天太保偏地司空鬻爵賣官成何世界

當其醉聖酒魔發同紂飲之失日而通國之人盡飲狂泉無一得免而猶有捐軀殉主如劉成治黃端伯冀若當皆濁皆醉之世而尚有揚波啜醨之人敎自性生道繇人立不幾為晦夜之明星狂流之砥柱哉申生被驪姬之譖而恭為其子文王受羑里之囚而恭為其臣是猶嫁兇酒撒潑之夫以沉湎昏憒而笞逐其妻妾乃妻妾不以為恨而當其喪亡之日猶欲為其守節

殉亡則與彼情深伉儷而傾爲之比翼連理者不更難之難哉

徐石麒號虞求嘉興嘉善人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營繕司主事嘗節慎庫爲權奄所惡以新城侯王昇墳價事矯旨奪職崇禎改元號辨補原官歷南京禮部祠祭司吏部考功文選二司主事陞考功司郎中歷南京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左右通政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陞尚書時

上以威刑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會比石
麒為侍郎奉旨清獄因惟明律意及近日斷獄
之不合于律者十餘條先以白之同官遂以次
釐理十三司囚犯多所寬減而前兵部尚書陳
新甲以失事下獄石麒具獄上因發新甲議款
事言人臣無境外之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
父而專擅便宜者今聖意未俞督師先遣譴書
朝入名城夕隳昔石星未嘗私用惟敬袁崇煥

不敢私遣喇嘛紙以彌縫閃爍立置重典況辱
國啟侮甚於二臣者乎當失陷城寨律斬 上
曰陳新甲失事重大法無可寬但引律尚屬未
確可另行覆擬即奏石麒奏新甲陷邊城四陷
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
禍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
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奏
上新甲棄市是時中朝多為新甲地者閣臣延

儒救解甚力　上不許石麒初疏旦上夕下詰
旦再疏復上即得旨肆之西市云新甲之黨皆
大恨而石麒復劾光祿寺少卿監軍張若麒臨
敵先逃失陷遑城當斬總兵許定國失誤軍機
搶殺人民當斬兵部尚書督師丁啟睿兵敗竄
逃棄去勑印當斬時石麒已位尚書矣一時大
法赫然無敢倖免者會禮科給事中姜埰行人
司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忤旨　上震怒下二臣

錦衣衛獄而左都御史劉宗周爭之甚力并奪
職石麒疏救不允及二臣發西曹復疏薄其罪
又不具招　上怒責令對狀罷官南京立起石
麒右都御史未至轉吏部尚書上定官制愼破
格行久任禁營求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
上優旨答之其時小人雜進官方濁亂石麒以
年例出戶科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為藩臬
有旨特留用朗耳鼎遂疏訐石麒為吳昌時報

復又言殺新甲以敗欵局石麒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主欵之誤且言　先帝之誅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夫七藩之中　恭皇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明年南京失國石麒起兵嘉興城破自經死贈其官謚忠襄有子二人爾穀柱臣爾穀以松江事見殺而柱臣輯所遺文行世皆能不負父志者城破時有僕祖敏李謹皆從主自經

劉成治江西人崇禎甲戌進士為南京戶部主事清兵至鎮江弘光逃遁忻城伯趙之龍上表迎降先到戶部查錢粮封府庫以待成治握拳起築之欲與俱死之龍驚遁成治至署自經於堂上數日後猶面色如生

黄端伯字元公號海岸江西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弘光時為禮部儀制主事乙酉五月南都陷端伯以死自誓王子偪勒三四端伯僵卧不

起王子發馬騎擒之端伯衣冠進見南向植立左右曰何不朝王端伯曰先帝已晏駕皇上又不在我朝誰左右曰我家大王端伯曰你家大王與我何涉王子命通事致意曰黄先生歎介孤直予所素鑒當奏請重用端伯搖頭不應王子又曰介執意不從豈不怕死端伯引頸曰不怕不怕王子大怒引出斬之魯監國贈太常寺

御謚忠節

高倬四川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工部尚
書聞豫王至天壇文武朝見遂自經死
梁于渼字飲光山西藩南直江都人崇禎癸未
進士授萬安知縣乙酉清兵陷江西湖西道彭
期生以義師至萬安于渼大言曰公何事張惶
彼殼垣宥于渼稔知之苟馳尺書倒戈蒲伏至
矣期生殊不然之嗣謁督師楊廷麟廷麟雖其
才氣表署于渼監軍道仍管萬安事時總兵白

之商呂兵三千屯萬安擾民民怨之之商入城強索餉于洪諷居民閉城譟若之兵乃大譁將攻城廷麟飛檄出之商之商乃刻巡撫曠昭東下降聲垣導清兵屠萬安于洪見執不屈縶南昌獄清督金聲垣使人諭之降不答廷麟于洪偽曰願復至萬安呂故部三千人降聲垣許之則密致故父戴國士欲潛通督撫萬元吉呂六叔去行復從國士發其事即日戮于市絕命詩

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

古人情又書獄壁云平生學佛淂力到此撒手

懸崖妾張氏訣其屍清人迫之不辱亦自刎無

子呂侄枋為子枋偶入清試忽狂語作父命云

勿完篇完則立殺汝病數日卒于淇妻某氏一

哭其柩而亡國士尋淂罷清戍之滿洲

徐汧號勿齋蘇州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

吉士授簡討累遷右春坊右庶子辛巳以居喪

歸南京監國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汧知事不可爲不之官乙酉閏月清兵至
下令薙髮汧誓不屈辱曰以此不屈膝不被髮
之身見先帝于地下遂自沉于水而死自己巳
之難汧從都中寄書故人曰明天子在上知萬
萬無虞然事勢危急即有不可知惟以一死報
君父甲申之變時方里居號慟欲絶是年烈皇
聖誕感激賦詩四章言言血淚自題畫像曰汧

乎而忘甲申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厚恩待以師臣之禮而子枋柯以稺子一登賢書一食廩餼尺寸皆先皇賜也而不能斷脰納肝以殉國難復不能請纓枕戈以雪國耻而息偃在牀何為者耶義當寢苫罪當席藁存此寢苫席藁之心以教誨爾子庶幾其勉于大義毋若厥父之偷惰負恩也蓋洴忠義出于天性報國捐軀是其素志也

顧咸正字端木蘇州崑山人贈太保文康之曾孫崇禎六年舉人十三年以副榜除延安府推官延安為流賊所自起連年大旱民皆闔户死且去為盜咸正至招流民開荒地以田之無主者立為官莊出私錢募人種之其年雨大熟明年益墾田至二萬畝而又日夜興樹畜之利又教民引水鑿池穿井作恒升車及捕蝗諸法又謀引延水城南河延利渠及各邑之水略倣古

為溝洫以灌田且限步騎一切清隱占剔奸逋之法無不備又奉檄督兵追賊來明才等三百餘人至直羅盡殲之又招降徊賊張成儒丁世蕃等二百餘人慶陽土賊潘自安等千餘人于是延中稍寧田亦多墾會總制孫傳庭徵兵將出關咸正上書以為今日出關安危繫全秦全秦安危繫天下軍志曰兵無選鋒曰北萬一蹉跌將不止三秦之受不聽傳庭敗沒賊入關陷

西安咸正率延營兵三百人登陴並棄甲去賊遂執咸正降之不屈乃拘之營中薊國兵入關秦中人多應之韓城人推咸正為主斬偽令王業昌已而知為東兵遂入山中不肯起明年南歸以全髮走二千餘里抵吳日夜籌所以報國會雲間事起錄其黨姓名首及咸正乃與同事四十餘人並死而其子天逵貢生天遴諸生以藏陳子龍故亦死咸正弟咸建亦以不降見殺

季弟咸受天啓四年舉人城破亦死一門父子
兄弟五人同死國事吳中人士莫不悲之
顧咸建字漢石蘇州崑山人文康公四世孫也
年十六試南闈幾得優失困頓諸生三十年未
嘗挫志崇禎癸未成進士令錢塘甲申聞變號
慟幾不欲生乙酉以馬士英當國為疏糾之人
以非所當言止之咸建曰今日得所言而死死
亦有益也若畏死不言後雖欲言而死得乎無

何清兵至武林咸建與潞王密議國是有所建議巡撫張秉貞從中抨之咸建憤曰事不可為矣亟令妻子歸吳門張秉貞降勅咸建納錢塘縣印咸建痛哭不與尋復念曰我不納印累錢塘一縣百姓矣強起應之歸縣即欲掛冠去或告貝勒曰錢塘令潞王所與深謀者也其人才望素著且大得民心宜亟用之否則亟殺之於是以騎卒邀咸建咸建知不免曰往而死職也

迺具衣冠往見勒起握咸建手頓譯者嘆以美官咸建毅色甚厲頓發賜一死見勒不忍殺命出就獄趨而出衣冠坐獄中不少變書於案云國不可負親不可辱吾文康公孫汪夫子門人若苟偷晷息所失多矣如所學所志何詰朝復趣咸建入譯者曰尒從則為杭嚴道不從則死咸建曰死則死耳吾豈為一杭嚴道生哉復嘆以巡撫咸建踊而呼曰可速殺我遂徑出不顧

士民環擁呼號人聲若沸或謂貝勒曰人才可惜事變亦可慮廼與同縶者四人就刑朝天門時六月二十日也是日看甚擁至鎮海樓百姓男女遮道慟哭路不得前僧子皆哭不忍加刑咸建顧僧子曰我暴烈日下渴甚乞一刻受一刻之賜僧子揮淚斫之以咸建及四人頭梟示鎮海樓上百姓祭奠者日數千人燒楮幣者如山積十日夜面猶如生餘首蠅蚋攢集而咸建

面無一蠅觀者駭異百姓哀號請命貝勒曰好官也命收瘞之

唐自彩四川達州人以明經為臨安縣令乙酉貝勒至武林自彩懸冠綬去之臨安山中後自彩受魯監國勅陰部分為應縣官覺之申文部院逮至不屈斬之鎮海樓下至死罵不絶口侄階豫同被逮亦不屈與叔同死其故人陳其賺其屍瘞之西湖南山

陸培號鯤庭浙之仁和人也父運昌崇禎甲戌進士授吉水縣有文名為東林所推重培博學好奇字為文多難識以美言敍謦己卯鄉闈大座師危培不如式本房豫章文德翼奇其才至作狀以身保之庚辰遂成進士然卒以奇字得達不更為也弘光中授行人司行人乙酉五月南都陷六月清兵至武林培以家人避黃山時錢塘知縣顧咸建以不屈見殺清為令益嚴勒

朝所為諸紳士五日不赴者兵至其門及培且
曰即不出吾發培先塚培哭曰吾陸鯤庭豈有
朝清之理遂拜辭母去潛自縊死遺囑陳尸通
衢以絕清之跡培着魯監國贈太常少卿與謚
蔭培絕命詞有雍國尚慚收采石荊胥無計乞
秦兵及千官推髻金魚麗萬壽青衣玉壘空之
句

王道焜字昭平浙江錢塘人性敏達目數行下

試每冠軍爲王纂參條虛斋所賞識精書法詩自爲家經史而外亦嫺歌事天啓辛酉閣畢聊用觧嘲天明報至𩦃鱗經尚着髭鬚登場徘徊不肯去衆奪之輒以戲袍履赴宴謁主司一時傳以爲風騷嘗過鄱陽風濤大作夢龍神乞句爲二聯投水贈之浪遽息久不第就選南平縣廉不諧俗治有毅陞二南雄府却茺滓妖亂父老賴之改邵武以大夫銜與考選蓋異數也弘

光中起吏部清史司主事乙酉六月清兵至浙所用士多明季廢米圖陰爲平湖知縣吴佩爲嘉善知縣彭萬里爲山陰知縣張堯揚爲海寧知縣朱永祚爲烏程知縣沈希畢爲新城知縣唐士晟爲武康知縣陳之杰爲海鹽知縣陶梁棟爲臨安知縣共十七人而諸生預鳴彪爲杭州府知府皆不次時道焜既避武康清令責朝急迺復入城闔故廬謝使曰道焜老病且死必

欲見道焜與襯來也繼責其子均出見均為壬
午賢書道焜曰須使者明日來果明日登其堂
呼均則道焜已自殺尸横地衆愕去以狀還報
因不深求均甲午清督學張崇祀道焜鄉賢而
故十七人皆為其治弄兵者所殺
盧象觀宜興人總督象昇弟也崇禎壬午以南
京解元癸未成進士清兵渡江象觀破家糾衆
起義太湖清兵往來道湖口者悉出奇要截之

道路爲梗清兵深患之後兵敗鏖戰死於陣

葛麟丹陽人崇禎壬午鄉薦南都繼陷麟集精銳起義丹陽意欲振旅薄京以圖恢復清兵并力攻之麟死於陣麟雖文士貌如武人有膂力能開數石弓齎志而殁人多憐之

眭明永字嵩年鎮江丹陽人曾大父㸁官給事父石官太史皆有能名明永性慷慨好義爲古文詩歌才氣奔放楷書顏魯公法崇禎十五年舉

于鄉年六十矣上春官不第謁選華亭教諭楷
模多士爲一時所稱踰月聞北都陷遺予本書
曰生無以報　先帝吾所以不死者喪君有君
故也乙酉八月三日城破公書明倫堂曰明命
其永膺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遂自經不
死出投泮水被執以不屈而死予本爲諸生亦
善詩工楷法自父死號慕哀吟誓不復出甲午
春坐同邑賀太僕王盛事株連被繫一夕死論

者以為不愧其父

温璜原名以介字介石潮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出吳忠節甘来之門為徽州司理甲申國變哭臨如禮并設師位于亭左三日衰服抱其師主歸私署號哭于路士民見者皆為之涕下乙酉清兵渡江〻南郡縣望風解綬璜亦潛遁以家口匿山中閏六月金聲約共事部郡兵徐復府城守之數月以被間事敗城復陷璜疾走故

匿山中呼夫人立令之先縊死有二女已笄璜手刃之僅一幼子為嶽氏抱去清兵追至被執紿之曰我有金寶在司李署押我往取至署璜取進賢冠着頭上大罵曰我廉吏安得金寶我恐妻女受辱往鄉速之死耳我刑官應死刑署故紿爾送我至此遂奪刀自刎未殊張天祿舁至營中百方救護夜半復甦方知身在營中復觸石而絶

郭符甲閩人天啓甲子鄉薦出祁忠敏門下爲孝廉二十年歲貲脩脯僅足養母無童僕唯一老嫗應門士林目爲海忠介一流人稱爲介菴先生乙酉起義於閩中兵敗死之時方酷暑七日後百屍俱敗獨一屍砍頸下未殊而顏色不改視之則符甲也爲收瘞之

汪志援婺源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起義樂平與同事諸人分道進兵志援兵先遇敵陷圍中

志援大呼曰頑諸君努力厮殺勿以我死而隳心清兵合圍射之背矢如蝟毛罵不絕口而死汪碩畫休寧人崇禎朝爲邊塞叅將有詩才傳其詩有纍齋不改殷腸胃馮鄧猶安漠鬼神之句黃道周與交常稱之乙酉南都陷道周率閩師出信州碩畫往從星源失碩畫捍信城一年金聲桓發省騎萬餘圍之三月援絕被執聲桓與碩畫夙盟百計誘降閉目不與通一語聲桓

知不可奪乃設牲醴生祭之殺於廣潤門外

馬嘉初門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清兵入徽州行薙髮令嘉獨不屈具衣冠南向再拜自縊死之

王域號兩瞻松江華亭人天啓元年舉人在家以孝友聞除宿州學正流賊犯州域身親戎事峙粮繕器率士民固守城賴以全歷國子學録監丞工部虞衡司主事會有幇城之役以勞奉

旨加俸差督餉務兼理蕪湖關其時上游盜賊
充斥道路多梗而稅額頻增以為商病域上疏
請復舊制以蘇商困久之竟得 俞旨從擒巨
盜數十人江路無壅督銅鉛數十萬觔從 命
至揚州聞京師之變報辭南部一無所私陞本
司郎中其年十月陞建昌知府加銜江西按察
司副使北兵陷撫州域誓衆固守而城中有內
應者遂陷益王出走域被執至南昌大罵不屈

送武昌殺之時八月二十日同死者江西右布政戛萬亨分巡湖廣道副使王養正推官劉允浩等與域六人並傳首江西棄其屍城下武昌人收而瘞之於池砦河題曰六君子之墓第三子鑰走福京請卹未覆閩中陷不果

趙珽字玉如浙江慈谿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候官知縣行取考入詞林忤時貴改調息儀陛工部郎中出備兵河間壬午清兵深入珽抗守

七月久之兵食両詘城陷清隊有琎同鄉勸之
降琎罵不絕殺清洞其胸死城上而印尚懸臂
全家十四口俱殉詔贈大理寺卿賜祭葬廕一
子入監讀書子先卒呂孫昌飢代
龔廷祥無錫人崇禎癸未進士弘光時為行人
弘光棄南京遁百官多以護蹕遠竄廷祥獨閉
署不出及禆王至宰相以下皆報册投誠廷祥
以公服投秦淮河中死

石匱書曰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吾弘光若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癡庸楊廣之荒淫合併而成一人王毓蓍曰只要敗國亡家亦不消下此全力也嗟嗟帝曷死而趙氏肉盡張陸諸君子亦死趙氏耳死肉乎哉

附張捷楊維垣

張捷字赤涵南直丹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山陰縣令有能毅擢監察御史歷官陝西按察

司副使致仕魏璫用事驟陞太僕寺少卿璫敗爲民庚午復原官辛未歷吏部左侍郎　烈皇帝用古賢良方正之科捷忽薦逆案霍維華堪用舉朝大駭　上震怒尋科臣吳甘來特疏劾之　上立戍捷而廷臣呼之曰大胆張捷此崇禎乙亥年事也甲申復起原官以國變去乙酉南都改元以大學士馬士英薦代王永光爲吏部尚書捷與阮大鋮楊維垣等黨比酷與東林

為難請改謚文震孟而復溫體仁文忠之謚復
請以成國公朱純臣宜炤張輔例贈舒城王純
臣若闖索餉不及額刑死者也上為之允行又
請表章三案及左袒鄭貴妃諸臣劉廷元等九
人宜謚詹祭奠徐揚先等六人宜贈官祭奠王
紹徽等四人宜各復其官未幾帝奔都城走提
匿雞鳴寺裂繡襦自縊寺僧解救衞視甚謹提
與僧懷壁同寢乃私語懷壁曰我欲全節須尒

成之懷璧唯之遂自經死之
楊維垣北直彭城衛籍山東文登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冀北道副使天啟閒魏璫用事維垣疏頌功德驟優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丁卯加太常寺少卿河東巡塩寔授太僕寺少卿璫敗又極口醜詆忠賢為倪元潞所摘發仍錮逆案羅城且甲申北變弘光監國阮大鋮為魏黨翻案首用維垣為左都御史酷與馬士英阮大鋮

阿合攻擊東林不遺餘力請反坐王之寀孫慎行楊漣等之罪從刊行三朝要典又請卹三案被罪諸臣乙酉北騎渡江弘光帝遁維垣墜樓裂其腦不得死復上樓投繯以一椅坐臬上呼其弟推倒其臬其弟蒙面急走須臾氣絕

石匱書曰王子明可殺也然不可即殺亦不必即殺張捷楊維垣日以殺王子明為事者也黃得功之疏不至子明已幾死杆陛矣迨弘光帝

遁而留都百姓出子明於獄加以袍冕而居事之乃不能忘情於殺子明之張捷楊維垣而張捷楊維垣亦不得不為子明而死矣是蓋乙酉死而非死乙酉者也附之者外之也